

先秦两汉神话系统中的蓐收：形象演变与流变辨误

李长秀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6月28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29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6日

摘要

文章以蓐收为研究对象，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阐述蓐收源于《山海经》中的四方神系统，与句芒、祝融、禺彊并称四方之神。后蓐收由四方神演变为五行神之一，这与当时阴阳五行学说的盛行有极大关联。蓐收同时还具有秋神和刑神的双重意涵。第二部分围绕蓐收与蚩尤、西王母是否为同一事的问题展开讨论，认为蓐收与蚩尤并非“一事而二名”，与西王母虽可能存在相似之处，但若说两者为同一人仍有待考证。与黄帝、唐尧、虞舜等拥有独立历史传说的古帝不同，蓐收更多作为神话系统的一个组成要素，稳定在“五祀”系统中得以延续。对其形象演变的研究，亦折射出中国古代神话系统中人物形象混同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关键词

蓐收，四方，五行，蚩尤，西王母

Rushou in the Mythological System of the Pre-Qin and Han Periods: Image Evolution and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Misconceptions

Changxiu L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ne 28, 2026; accepted: July 29, 2026; published: August 6, 2026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Rushou as its research subject and is divided into two main parts. The first part elaborates that Rushou originates from the system of the four-directional deities in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Shanhaijing), where he is named alongside Goumang, Zhurong, and Yujiang as the gods of the four quarters. Rushou later evolved from a deity of the four directions into one of the deities of the Five Phases (wuxing), a transformatio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evalence of the Yin-Yang and Five Phases theory at the time. He concurrently assumed the dual connotations of the autumn deity and the deity of punishment.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Rushou is identical to Chiyou or Xi Wangmu, concluding that Rushou and Chiyou are not “one entity with two names”, and that while Rushou may share some similarities with Xi Wangmu, the claim that they are the same figure still requires further verification. Unlike such ancient emperors as Huangdi, Tang Yao, and Yu Shun, who possess independent historical traditions, Rushou functions more as a constituent element within the mythological system and was stably preserved in the “Five Sacrifices” (wusi) system. The study of his image evolution also reflects the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character conflation in ancient Chinese mythological systems.

Keywords

Rushou, the Four Directions, the Five Phases, Chiyou, Xi Wangmu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前言

神话是中华上古文明极具代表性的精神载体，先秦两汉神话人物谱系考证长期为文学、民俗学、史学等领域的核心议题，顾颉刚、袁珂、叶舒宪等前辈学者都为上古神话体系梳理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五行观念是贯穿先秦至汉代思想、礼制、信仰的核心逻辑，与之配套的五色、五方、五官、五祀等概念也成为研究对象，作为其中之一的蓐收因此得到关注。

当前学界对于蓐收的研究主要分为四类：文字字形训诂、神祇形象梳理、思想观念阐释及与其他神话人物的身份关联辨析。但现有部分成果存在将蓐收与蚩尤、西王母强行等同的论断，论证逻辑与早期传世文献存在明显抵牾。有鉴于此，本文试结合顾颉刚“古史层累说”分析蓐收形象的演变与流误，为其人物形象神格叠加找到依据，厘清蓐收与其他神祇的重合关系，弥补现有研究中辨伪环节的不足。

2. 蓐收的形象演变

顾颉刚“古史层累说”核心内涵包含三层要义：其一，时代越晚，构建的古史时序越久远；其二，后世文献会持续放大核心人物的职能、功绩与神性；其三，通过分层比对文献，可还原神话、传说最早的原始形态。该理论不仅适用于古史帝王谱系考证，同样能够解释蓐收不断叠加神格、跨人物符号融合的流变规律：自殷商四方自然神发端，经战国月令体系整合，再随阴阳五行学说系统化并被纳入“五官五祀”礼制，最终叠加天之刑神的肃杀属性。蓐收始终作为空间、时间、礼制体系的配套符号存在，其神格叠加本质是古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宇宙观不断细化、体系化的具象表现。

(一) 蓐收与四方四时

《山海经》中记载句芒、祝融、蓐收与禺彊四神各司一方：“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北方禺彊，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这一四方神的系统可追溯至殷商时期，胡厚宣最早注意到甲骨卜辞中的“四方风名”，在《殷代之天神崇拜》一文中，他提出：“盖殷人见风雨有时自四方而来以为四方者必宜有神之，故卜文

屡见祭四方之辞。”^[1]四方本是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之名，又衍生出“方域”的意思，殷人以为四个方域皆有神灵掌管，于是占卜文辞中多见祭祀四方之语。四方有神，便是句芒－祝融－蓐收－禺彊。当然，“四方”的概念不仅体现在这一四方神系统中，《尚书·尧典》也有类似记载，《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还把四方神与一年四季相配：春为句芒、夏为祝融、秋为蓐收、冬为玄冥。

这种将方位、季节统一起来的现象反映了一种趋势：在殷商时期，四方的观念是一个大前提，其他内容进入这一四分系统中，与四方融合起来并得到表达。无论是句芒－祝融－蓐收－禺彊系统，还是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的系统，乃至甲骨卜辞中对四方风和四方祭祀的记载，都可以说是对“四分”这一基础观念的不同表述。赵祎认为，中国古代典型的思维模式就是将万物有条理地安排于同一框架之下，如从四方衍生出四方神，又与四季相配。“在这个表述中，神明、方位、时间和性质都相互感应，乃至贯通成为一系，‘天’‘地’‘人’在精神上也相互贯通，在现象上互相彰显，在事实上彼此感应。”

[1]

从西方之神到“秋为蓐收”，原本的方域之神进入到月令系统指导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从而得以稳定延续，也为其后融入五行体系埋下逻辑伏笔。

(二) 蓐收与阴阳五行

阴阳与光照有关，五行是五种物质材料及其属性^[2]。《荀子·礼论》载：“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阴阳源于祖先对自然的观察与认识，阴极生阳，阳极生阴，万事万物相互转化，相互依存，这是古人哲学观中最基本的两个元素。

五行概念最早记载在《尚书》中。当时的人们习惯将纷繁的现象归纳为五类，例如《尚书》中便有“五典”“五瑞”“五礼”“五玉”“五服”“五纪”等。春秋以后，天象星历有“五位”，祭祀仪式分“五祀”，五行之神被命名为“五正”。“五”这个数字广泛地运用在各类事物上，人们把天地间的种种事物归为五类并相互匹配，逐渐形成了一种系统的认识，发展成为后世的五行思想^[3]。顾颉刚认为，五行成为系统的学说始自战国，邹衍将阴阳五行观念系统化，开创了阴阳五行学说^[4]。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先秦时期阴阳与五行观念是各自独立发展的，二者融合在一起要到秦以后，《管子》一书时正式合流^[5]。

刘楚昕认为，“阴阳”观念更多被月令系统吸收^[2]，用以解释四时变化；而日书重在预测每一天的凶吉，与“五行”观念更相配，所以形成了成熟的五行配六十甲子表时间的体系^[2]。记载蓐收为五行神的论断出自《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对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脩。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脩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6]

在这里，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都是官职名，分管木、火、金、水、土五行之事。少皞，也称少皓、少昊，任命自己的亲属“该”为金正蓐收，五官因勤于政事被列为祭祀的对象。这一“五祀”系统也为春秋时期的五行说奠定了重要基础^[7]。在 CCL 语料库中可以找到杜佑《通典》记述有关蓐收氏的祝文：“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嗣开元神武皇帝讳，谨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蓐收氏：惟神典司金正，式赞西成，执矩怀庄，尚义趋力……”

从四方神到五行之官，禺彊变为玄冥，中央与后土相对，反映的是月令系统与五行学说之间的融合。《淮南子·天文训》中记载：“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1]在此之前，蓐收是西方之神，司秋。随着五行观念融入月令系统，蓐收成为了五行神之一，与“五行”中的“金”对应，与“五帝”中的“少昊”对应。

李炳海从甲骨文考释的角度分析认为，五行之神的名称由先民的太阳崇拜而来，是对太阳运行状态的描述：句芒代表太阳升起时，祝融指明亮的白昼，蓐收表示太阳西落之象，玄冥为幽暗不明之义，后土是日在中天之际。五行之神的历史原型，生成于先民对太阳在一日之内运行轨迹及相关景象的观察和体验^[8]。但实际上，五行神系统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它是由四方神系统发展而来。四方神中的北方之神禺彊到了五行神中变为玄冥，这一转化过程是由于玄冥与五行之水对应，且有黑色之意，黑色配北方，于是玄冥成功取代禺彊成为了五行神。李炳海的解释否定了月令系统与五行观念的融合，也否定了蓐收从四方神到五行神的发展过程。

不论如何，少昊－蓐收－西方－金德的整个体系仍然为历代祭祀所沿袭。刘璣《春秋五祀考略》一文详细探讨了春秋时期对“五神”进行的祭祀，并认为五行说与五祀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通过五祀，五行之神、五行之官和四方、四时、五色得以配合，五帝也进入五行说，五行说的范畴进一步扩大；对五神的祭祀增强了五行说的神秘性，五行说具有了神圣的宗教性色彩。”^[7]

(三) 蓐收与天之刑神

有关蓐收为“天之刑神”的核心表述见于《国语·晋语二》，完整文本如下：

虢公梦在庙，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于西阿，公惧而走。神曰：“无走！帝命曰：‘使晋袭于尔门。’”公拜稽首。觉，召史嚚占之，对曰：“如君之言，则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国人贺梦。舟之侨告诸其族曰：“众谓虢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贺大国之袭，于己也何瘳？吾闻之曰：‘大国道，小国袭焉，曰服；小国傲，大国袭焉，曰诛。’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于逆命。今嘉其梦，侈必展，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恣，天又诳之。大国来诛，出令而逆。宗国既卑，诸侯远已。内外无亲，其谁云救之？吾不忍俟也！”将行，以其族适晋。六年，虢乃亡。

这是蓐收在战国时期新增的关键层累神格。虢公遇神的故事完整塑造了蓐收“人面白毛、虎爪持钺”的具体形象，郭璞注《山海经》也佐证蓐收“金神也，人面、虎爪、白毛、执钺”。故事中史嚚直接指出虢公梦见的神祇为执掌刑杀的蓐收，这一叙事可证明战国时期蓐收司刑的神格已广泛流传，成为时人共识。

从文字训诂的角度也可找到“蓐收”字形字义与刑杀属性的内在关联。《说文·蓐部》解释：“蓐，陈草复生也，从草，辱声。一曰蒺也。”段玉裁注：“《草部》曰：‘蒺，行蚕蓐也。蓐训陈草复生，引申为荐席之蓐。故蚕蓐亦呼蓐。’”^[9]蒺，指供蚕吐丝结茧的麦秸，需铺在地面上，因此与之相近的“蓐”字也有了荐席、垫子之义。具体来看，则“蓐指底部，收谓收敛”^[8]。如《淮南子》中将蓐收与秋季联系起来，可能也是因为其收敛、收获之义。“甲骨文的辰字，正像手持辰壳操作之形，即‘摩蜃而耨’之义。”“象以手持辰耨草之形，即‘蓐’字，亦即‘耨’之初文。”^[8]“陈草复生”曰“蓐”，田地里再次生发的陈草必须锄去，才能有利于庄稼生长。结合上古“秋后问斩”礼制：秋季金气肃杀，官府集中施行刑罚，文字本义、季节物性、刑制传统三者叠加，促使后世文献为蓐收附会“天之刑神”职能，是典型的后世思想层累增饰的结果。

综上可得，“蓐收”的形象涵盖西方神、金神、刑神、秋神的四重含义。以顾颉刚的“古史层累说”来看，古人对于蓐收这一形象的内涵确是随不同时代思想、礼制的需求逐层附加、逐渐丰富的，整套神格并非一次成型。

3. 关于蓐收形象的流变辨误

在神话传说层累演化的过程中，后世注家、论者常截取不同神祇的共性符号强行绑定，造成上古神祇身份混同。当前学界存在两类争议较大的等同论断，笔者试结合早期原始文献分层验证，在此对其进

行辨误，厘清二者身份边界。

(一) 蓐收与蚩尤

《寻找最初的独角兽——对“鵄”的法文化考察》一文武树臣提出蚩尤与蓐收是“一事而二名”^[10]，理由有四：两者都掌管冶炼兵器，同为刑官，同属少昊氏，都“执钺”。

笔者对此持怀疑态度，原因如下：其一，两者掌管冶炼兵器的缘由不同。蚩尤“作五兵”更多反映其挑起战争需要冶炼兵器，而蓐收掌管冶炼兵器则与其“金神”身份相对应，因为“金”可与金属、兵器对应。

其二，两者同为刑官的由来不同。从《山海经》看，蚩尤与黄帝战于冀州之野，蚩尤虽战败，但其表现出的精神为一些民族所认同并信奉，因而被认为是“战神”。蓐收是因其司秋，掌肃杀之气，才在《国语》中被描述为“天之刑神”。如果将涿鹿之战视为历史现实，则蚩尤一开始就是战神，与刑杀之义密不可分；蓐收作为刑神则是后发展出来的含义。

其三，蚩尤属少昊氏的论断仍有待考证。一般认为，蚩尤为炎帝之后，姜姓，属苗蛮集团；蓐收为佐神，辅少昊，属东夷集团。在《山海经》中，蚩尤自南向北与华夏集团在涿鹿发生大战，而蓐收是作为掌管西方的神灵存在的，二者经历不同。苗蛮与东夷集团地理位置上存在差异，只能说蚩尤征战过程中可能到达过东夷集团的地区，而认为蚩尤属于少昊氏的说法目前并不能够确定。

其四，两人使用的兵器并不完全一样。钺是上古刑杀重器，象征生杀裁决之权，是蓐收刑神身份最直观的符号载体。在文献记载中，“蓐收”也有“执戟”的情况。虽有咬文嚼字之嫌，但说明蓐收的形象也在不断发展演变，两者都“执钺”只是因为“钺”本身代表的刑杀之义，不能作为两者为同一人的依据。

其五，二者形象上存在差异。“蚩尤，铜头铁额，牛角牛耳，兽之形也”^[11]，蓐收则是人面、白毛、虎爪。《楚辞·大招》还记载蓐收“豕首纵目，被发候只。长爪锯牙，埃笑狂只”^[12]。无论是《国语》还是《楚辞》都认为蓐收是半人半兽型的神灵，与蚩尤的形象无法对应。

同时，笔者也发现了将“夔”“窳窳”“饕餮”与“蚩尤”联系在一起的情况，如此多的形象实际为同一人并不符合神话逻辑。正如早期每一个甲骨文字都具有独特的内涵，古人对于世界的想象必然是要创造出各自拥有不同职能的神或人，因此两者是否为一事仍有待考证。

如顾颉刚所言，中国的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即使不从辨伪的角度考虑，后来的著述者往往从自己的不同需要出发来改写神明的世系乃至生平，亦是无可置疑的^[1]。在流传过程中，神话人物形象发生衍变而产生部分重合是有可能的，但从源头来讲，蓐收与蚩尤二者等的可能性较小。况且在《古文集成》中，“出太白，徵蓐收，召招摇，伏蚩尤”，两者更是同时出现。因此对于蓐收即为蚩尤的说法，笔者实在不能认同。

(二) 蓐收与西王母

武树臣在提出“蓐收 = 蚩尤”之后，又阐述了蚩尤是西王母。在其列举的材料中，《云笈七签》为宋代张君房作，《绎史》为清代马嘯所作，这都是有“改写”嫌疑的。如《山海经》《竹书纪年》这些早期文献中并未提及蚩尤与西王母的关联，且能明显看出西王母为女性，依其说法在东夷，而蚩尤地处南方，两者也就不相及了。

白蓉在《西王母真名初探究》一文中通过分析、归纳、总结历代西王母形象的演变，找到了西王母形象贯穿始终的重要特征——与白虎、鸟类图腾及东方西方对立统一的二重关系。依靠这些线索，她提出西王母被记载在神族家谱中的另一个名字即为“蓐收”^[13]。虽存在这种可能性，但也有理由反驳这一说法。

在《山海经·西山经》中同时记载有蓐收和西王母：

又西二百九十里，曰渤山，神蓐收居之。其上多婴脰之玉，其阳多瑾瑜之玉，其阴多青、雄黄。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气员，神红光之所司也。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郝懿行曾言“红光盖蓐收也”[14]，古人在注解过程中认为蓐收可能是神“红光”，但没有提到蓐收与西王母的联系。

从同一文献中烛龙和相柳的例证来看，蓐收是西王母的结论也并不可靠：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身长千里，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大荒北经》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谿。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海外北经》

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山。其所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在昆仑之北。《大荒北经》

烛九阴即为烛龙，这是文献中明确记载的。位于不同经次中两处关于相柳、相繇的记载也存在高度重合：九首、食于九山、在昆仑北。而蓐收和西王母居住在不同的山上，一个掌管落日，一个“司天之厉及五残”，职能并不相同。两者同在《西山经》中有记载又无法对应，实难等同。

4. 结论

蓐收源于《山海经》中的四方神系统，与句芒、祝融、禺彊联系在一起，随着神格叠加最终发展出四重内涵。蓐收与蚩尤不是“一事而二名”，他与西王母可能存在相似之处，但若说二者为同一人仍有待考证。蓐收不是单独存在的神明，正是因为处于四方、五行的系统中，其形象才不断丰富衍化，其重要性才得以显现。他是重要的象征性符号，是系统的要素，对于其形象的厘清有助于我们明确他在四方、五行系统中的作用，也不会再产生蓐收等同于蚩尤或西王母的误解。

推而广之，本文对蓐收个案的考证可进一步延伸至整个中国上古神话，阐释神祇形象混同现象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它反映了古史层累说揭示的一个基本规律：神话人物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的变迁和文献的累积不断被叠加新的内涵。顾颉刚指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15]——蓐收从四方神到五行神再到刑神的演变，正是这一规律的生动体现。与此同时，形象的混同与分化又呈现出特殊性：不同的政治集团、地域文化和思想流派基于各自的需要，对同一神话人物进行不同的阐释与重构，致使原本界限清晰的神灵在后世文献中产生了交叉与重叠。蓐收与蚩尤、西王母的混淆，很大程度上便是后世层累叠加的结果，而非其本来面貌。因此，在神话研究中，既要看到形象演变的层累性，也要警惕过度关联带来的误读，方能在纷繁的文献记载中还原神话人物的本真面目。

参考文献

- [1] 赵祎. 西方蓐收——蓐收从四方之神到五行之神的转化[J]. 民间文化论坛, 2010(1): 66-73.
- [2] 刘楚昕. 阴阳五行观念在先秦及汉代思想中的演变[D]: [博士学位论文]. 武汉: 武汉大学, 2021.
- [3] 彭慧慧. 论《山海经》中五帝与诸神描写的五行元素[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5(4): 82-87.

-
- [4] 徐曦. 传统阴阳五行思想与汉墓壁画色彩关系探讨[J]. 大众文艺, 2016(4): 88.
- [5] 朱林. 清华简《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五行体系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沈阳: 辽宁大学, 2022.
- [6] 杨弃. 从两京地区汉墓壁画看汉代神话传说[D]. [硕士学位论文].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2014.
- [7] 刘瑛. 春秋五祀考略[J].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 2001(1): 65-77.
- [8] 李炳海. 五行之神的历史原型及其形象演变[J]. 甘肃社会科学, 2011(4): 103-106.
- [9]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10] 武树臣. 寻找最初的独角兽——对“麇”的法文化考察[J]. 河北法学, 2010, 28(10): 9-28.
- [11] 孙作云, 孙心一. 蚩尤、应龙考辨——中国原始社会蛇、泥鳅氏族之研究[J]. 民间文学论坛, 1989(1): 70-76.
- [12] 贺西林. 洛阳卜千秋墓墓室壁画的再探讨[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00(6): 70-78+96-97.
- [13] 白蓉. 西王母真名初探究[J]. 散文百家(理论), 2020(5): 37-38.
- [14] 袁珂. 山海经校注(卷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57.
- [15] 戴佳文. 浅谈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及其思想渊源[J]. 文教资料, 2015(32): 61-62.